歐陽修集/卷04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集卷四十二 ◄

歐陽修集
卷四十三・居士集卷四十三

► 居士集卷四十四

序九首

【謝氏詩序〈景祐四年〉】

天聖七年，予始遊京師，得吾友謝景山。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，以善歌詩知名。其後，予於他所，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，言夫人好學通經，自教其子。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，負其藝於大眾之中，一賈而售，遂以名知於人者，繄其母之賢也。今年，予自夷陵至許昌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。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，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。

景山嘗學杜甫、杜牧之文，以雄健高逸自喜。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，守禮而不自放，有古幽閑淑女之風，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。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，故得聞於當時；而希孟不幸為女子，莫自章顯於世。昔衛莊薑、許穆夫人，錄於仲尼而列之《國風》。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。一為希孟重之，其不泯沒矣。予固力不足者，復何為哉，輿何為哉！希孟嫁進士陳安國，卒時年二十四。景祐四年八月一日，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序。

【釋惟儼文集序〈慶曆元年〉】

惟儼姓魏氏，杭州人。少遊京師三十餘年，雖學於佛而通儒術，喜為辭章，與吾亡友曼

卿交最善。曼卿遇人無所擇，必皆盡其欣歡。惟儼非賢士不交，有不可其意，無貴賤，一切閉拒，絕去不少顧。曼卿之兼愛，惟儼之介，所趣雖異，而交合無所間。曼卿嘗曰：「君子泛愛而親仁。」惟儼曰：「不然。吾所以不交妄人，故能得天下士。若賢不肖混，則賢者安肯顧我哉？」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。

居相國浮圖，不出其戶十五年。士嘗遊其室者，禮之惟恐不至，及去為公卿貴人，未始一往幹之。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，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。因謂世所稱賢材，若不笞兵走萬里，立功海外，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。苟皆不用，則絕寵辱，遺世俗，自高而不屈，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？醉則以此誚其坐人。人亦復之：以謂遺世自守，古人之所易，若奮身逢世，欲必就功業，此雖聖賢難之，周、孔所以窮達異也。今子老於浮圖，不見用於世，而幸不踐窮亨之塗，乃以古事之已然，而責今人之必然邪？雖然，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。天下之務，當世之利病，聽其言終日不厭，惜其將老也已！

曼卿死，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，示予曰：「曼卿之死，既已表其墓。願為我序其文，然及我之見也。」嗟夫！惟儼既不用於世，其材莫見於時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，可以見其志矣。廬陵歐陽永叔序。

【釋秘演詩集序〈慶曆二年〉】

予少以進士遊京師，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。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，休兵革，養息天下，以無事者四十年，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，往往伏而不出，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，欲從而求之不可得。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。曼卿為人，廓然有大志，時人不能用其材，曼卿亦不屈以求合。無所放其意，則往往從布衣野老，酣嬉淋漓，顛倒而不厭。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，庶幾狎而得之，故嘗喜從曼卿遊，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。

浮屠秘演者，與曼卿交最久，亦能遺外世俗，以氣節相高。二人歡然無所間。曼卿隱於酒，秘演隱於浮屠，皆奇男子也。然喜為歌詩以自娛。當其極飲大醉，歌吟笑呼，以適天下之樂，何其壯也！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，予亦時至其室。十年之間，秘演北渡河，東之濟、鄆，無所合，困而歸。曼卿已死，秘演亦老病。嗟夫！二人者，予乃見其盛衰，則餘亦將老矣。

夫曼卿詩辭清絕，尤稱秘演之作，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。秘演狀貌雄傑，其胸中浩然，

既習於佛，無所用，獨其詩可行於世，而懶不自惜。已老，肱其橐，尚得三四百篇，皆可喜者。曼卿死，秘演漠然無所向，聞東南多山水，其巔崖崛聿，江濤洶湧，甚可壯也，遂欲往遊焉。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。於其將行，為敘其詩，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。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廬陵歐陽修序。

【梅聖俞詩集序〈慶曆六年〉】

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，夫豈然哉？蓋世所傳詩者，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。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，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，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，往往探其奇怪。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，其興於怨刺，以道羈臣、寡婦之所歎，而寫人情之難言，蓋愈窮則愈工。然則非詩之能窮人，殆窮者而後工也。

予友梅聖俞，少以蔭補為吏，累舉進士，輒抑於有司，困於州縣凡十餘年。年今五十，猶從辟書，為人之佐，鬱其所畜，不得奮見於事業。其家宛陵，幼習於詩，自為童子，出語已驚其長老。既長，學乎六經仁義之說。其為文章，簡古純粹，不求苟說於世，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。然時無賢愚，語詩者必求之聖俞。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，樂於詩而發之。故其平生所作，於詩尤多。世既知之矣，而未有薦於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：「二百年無此作矣！」雖知之深，亦不果薦也。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，作為雅頌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，薦之清廟，而追商、周、魯《頌》之作者，豈不偉歟！奈何使其老不得志，而為窮者之詩，乃徒發於蟲魚物類、羈愁感歎之言？世徒喜其工，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，可不惜哉！

聖俞詩既多，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，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，次為十卷。予嘗嗜聖俞詩，而患不能盡得之，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，輒序而藏之。其後十五年，聖俞以疾卒於京師。餘既哭而銘之，因索於家，得其遺稿千餘篇，並舊所藏，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，為一十五卷。嗚呼！吾於聖俞詩，論之詳矣，故不復云。廬陵歐陽修序。

【蘇氏文集序〈皇祐三年〉】

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，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，而集錄之以為十卷。子美，杜氏婿也，遂以其集歸之，而告於公曰：「斯文，金玉也，棄擲埋沒糞土，不能銷蝕。其見遺於一時，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。雖其埋沒而未出，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

發見，而物亦不能掩也。故方其擯斥摧挫、流離窮厄之時，文章已自行於天下，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，至其文章，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。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，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，其申於後世宜如何也！公其可無恨。」

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，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，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。後百有餘年，韓、李之徒出，然後元和之文始得於古。唐衰兵亂，又百餘年而聖宋興，天下一定，晏然無事。又幾百年，而古文始盛於今。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，幸時治矣，文章或不能純粹，或遲久而不相及，何其難之若是歟？豈非難得其人歟？苟一有其人，又幸而及出於治世，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？嗟吾子美，以一酒食之過，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。此其可以歎息流涕，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。

子美之齒少於予，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。天聖之間，予舉進士於有司，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擷裂，號為時文，以相誇尚。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，作為古歌詩雜文，時人頗共非笑之，而子美不顧也。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，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，由是其風漸息，而學者稍趨於古焉。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，其始終自守，不牽世俗趨舍，可謂特立之士也。

子美官至大理評事、集賢校理而廢，後為湖州長史以卒，享年四十有一。其狀貌奇偉，望之昂然，而即之溫溫，久而愈可愛慕。其材雖高，而人亦不甚嫉忌，其擊而去之者，意不在子美也。賴天子聰明仁聖，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，二三大臣而下，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，皆蒙保全，今並列於榮寵。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，多一時之豪俊，亦被收采，進顯於朝廷。而子美獨不幸死矣，豈非其命也？悲夫！廬陵歐陽修序。

【廖氏文集序〈嘉祐六年〉】

自孔子沒而周衰，接乎戰國，秦遂焚書，六經於是中絕。漢興，蓋久而後出，其散亂磨滅，既失其傳，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，如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，怪妄之尤甚者。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，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，屢為說以黜之。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，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，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，欲奪眾人之所信，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。

余以謂自孔子歿，至今二千歲之間，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。又二千歲，焉知無一人焉，與修同其說也？又二千歲，將復有一人焉。然則同者至於三，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。

同予說者既眾，則眾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。夫六經非一世之書，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，以無終極視數千歲，於其間頃刻爾。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，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。

衡山廖倚，與余遊三十年。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《朱陵編》者，其論《洪範》，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，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。余乃知不待千歲，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。始余之待於後世也，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，若偁者未嘗聞余言，蓋其意有所合焉。然則舉今之世，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，亦何待於數千歲乎！廖氏家衡山，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。而偁尤好古，能文章，其德行聞於鄉里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。以其不達而早死，故不顯於世。嗚呼！知所待者，必有時而獲；知所畜者，必有時而施。苟有誌焉，不必有求而後合。余喜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，於是乎書。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，翰林學士、尚書吏部郎中、知制誥、充史館修撰歐陽修序。

【仲氏文集序〈熙寧元年〉】

嗚呼！語稱君子知命。所謂命，其果可知乎？貴賤窮亨，用舍進退，得失成敗，其有幸有不幸，或當然而不然，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，則推之於天曰有命。夫君子所謂知命者，知此而已。蓋小人知在我，故常無所不為；君子知有命，故能無所屈。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，有善而不知於人，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，皆推之有命，而不求苟合者也。

余讀仲君之文，而想見其人也。君諱訥，字樸翁。其氣剛，其學古，其材敏。其為文抑揚感激，勁正豪邁，似其為人。少舉進士，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。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，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，宜其馳騁上下，發揮其所畜，振耀於當世。而獨韜藏抑鬱、久伏而不顯者，蓋其不苟屈以合世，故世亦莫之知也，豈非知命之君子歟！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，亦自負其所有者，謂雖抑於一時，必將申於後世而不可掩也。

君之既歿，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於史，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，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。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，而有待於後世者，其不在吾三人者邪。噫！餘雖老且病，而言不文，其可不勉！觀文殿學士、刑部尚書、知亳州廬陵歐陽修序。

【江鄰幾文集序〈熙寧四年〉】

余竊不自揆，少習為銘章，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。自明道、景祐以來，名卿鉅公

往往見於余文矣。至於朋友故舊，平居握手言笑，意氣偉然，可謂一時之盛。而方從其遊，遽哭其死，遂銘其藏者，是可歎也。蓋自尹師魯之亡，逮今二十五年之間，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，又有餘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，皆不與焉。嗚呼，何其多也！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，而交遊零落如此，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，又可悲夫！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、觸網羅，至困厄流離以死，與夫仕宦連蹇、誌不獲申而歿，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，則又可哀也歟。然則雖其殘篇斷稿，猶為可惜，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？故余於聖俞、子美之歿，既已銘其壙，又類集其文而序之，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，以此也。

陳留江君鄰幾，常與聖俞、子美遊，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。余既誌而銘之，後十有五年，來守淮西，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。鄰幾，毅然仁厚君子也。雖知名於時，仕宦久而不進，晚而朝廷方將用之，未及而卒。其學問通博，文辭雅正深粹，而論議多所發明，詩尤清淡閑肆可喜。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，固不待餘言以為輕重，而余特區區於是者，蓋發於有感而雲然。熙寧四年三月日，六一居士序。

【薛簡肅公文集序〈熙寧四年〉】

君子之學，或施之事業，或見於文章，而常患於難兼也。蓋遭時之士，功烈顯於朝廷，名譽光於竹帛，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，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。至於失志之人，窮居隱約，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，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，皆一寓於文辭。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。如唐之劉、柳無稱於事業，而姚、宋不見於文章。彼四人者猶不能於兩得，況其下者乎！

惟簡肅公在真宗時，以材能為名臣；仁宗母后時，以剛毅正直為賢輔。其決大事，定大議，嘉謀讜論，著在國史，而遺風餘烈，至今稱於士大夫。公，絳州正平人也。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，既舉進士，獻其文百軸於有司，由是名動京師。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，何其盛哉！可謂兼於兩得也。公之事業顯矣，其於文章，氣質純深而勁正，蓋發於其志，故如其為人。

公有子直孺，早卒。無後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。公之文既多，而往往流散於人間，公期能力收拾。蓋自公薨後三十年，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，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。嗚呼！公為有後矣。熙寧四年五月日序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